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三十六回 騙中騙又逢鬼魅 強中強巧遇機緣

話說唐二亂子唐觀察從宮門進貢回來，受了一肚皮的氣，又驚又嚇，又急又氣。回到寓處，脫去衣裳，先吃鴉片煙過癮。一面過癮，一面追想：「今日之事，明明是舅爺查三蛋混帳！我想我待他也不算錯，拿他當個人托他辦事，不料他竟其如此靠不住！你早說辦不來，我不好另托別人？何至於今天坍這一回台呢！」往來盤算，越想越氣。然而現在的事情少他不得，明曉得他不好，又不敢拿他怎們發作，只好悶在肚裡。過足了癮，開飯吃飯。老爺一肚皮悶氣無處發泄，只好拿著二爺來出氣，自從進門之後罵人起，一直罵到吃過飯還未住口。查三蛋見他罵的不耐煩，於是問他：「許人家的二萬頭怎麼樣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有什麼怎麼樣！不過是我晦氣，注著破財就是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叫朋友拿折子再到錢莊裡打二萬銀子的票子給查三蛋。臨走的時候，卻朝著查三蛋深深一揖，道：「老哥，這遭你可照應照應愚妹丈罷！愚妹丈錢雖化得起，也不是偷來的！出的也不算少了！我也不敢想甚麼好處，只圖個『財去身安樂』罷！老哥，千萬費心！」查三蛋聽他的話內中含著有刺，畢竟自己心虛，不禁面上一紅一白，想要回敬兩句，也就無辭可說了。掙扎了半天，才說得一句道：「我們至親，我若是拿你弄著玩，還成個人嗎。單是他們不答應，也是叫我沒有法子！」唐二亂子並不理他。查三蛋同了那個朋友去划銀子不題。約摸過了五個鐘頭的時候，其時已將天黑，唐二亂子見他沒有回報，不免心中又生疑慮，便想派人去找他。正談論間，只見他從外頭興興頭頭的進來，連稱「恭喜……」。唐二亂子一聽「恭喜」二字，不禁前嫌盡釋，忙問：「銀子可曾交代？進的貢怎麼樣了？」查三蛋道：「銀子自然交代。貢都進上去了。聽說上頭佛爺很歡喜，總管又幫著替你說話，已有旨意下來，賞你個四品銜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甚麼四品銜！我自己現現成成的二品頂戴，進了這些東西，至少也賞我個頭品頂戴，怎麼還是四品銜？難道叫我縮回去戴藍頂子不成？」查三蛋道：「只個不曉得。但是，恩出自上，大小你總得感激。就是你說的有現成的紅頂子，這個不相干。——那是捐來的，就是特旨賞的，到底兩樣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道台本是四品，也不在乎又賞這個四品銜！」查三蛋道：「這個何足為奇！怎麼有人賞個三品銜，派署巡撫？難道巡撫不比三品銜大些？」究竟唐二亂子秉性忠厚，被查三蛋引經據典一駁，便已無話可說；並不曉得凡賞三品銜署理巡撫的都由廢員起用一層。他仕路閱歷尚淺，這都不必怪他。且說他自從奉到賞加四品銜的信息，心上一直不高興。無奈查三蛋只是在傍架弄著，說：「無論大小，總是上頭的恩典。到底上起任來，官銜牌多一付。你雖不在乎此，人愛卻求之不得。無論如何，明天謝恩總要去的，倘若不去，便是看不起皇上。皇上家的事情，一翻臉你就吃不了。還是依著他辦的好。」唐二亂子無奈，只得一一遵行。

到了第二日謝恩下來，無精打彩的，也沒有拜客，一直回到寓處，心想：「我化了不差□五萬銀子，只弄到這們一點點好處，真正划算不來！」一個人正低著頭亂想，忽見管家拿進一張名片來，說是「有客拜會」。唐二亂子舉頭看時，只見片子上寫著「師林」兩個大字，便知又是旗人了。楞了一回，回稱：「我不認得這人。他是誰？來拜我做甚麼？」管家道：「小的也問過他們爺們。他們爺們說：他老爺是內務府堂郎中的兄弟。曉得上回文明文老爺拿了老爺一萬銀子，事情沒有辦妥。如今這一萬銀子的事情，連堂官都曉得了，交派他老爺的哥哥查辦這事。他老爺的哥哥為著事情忙，所以特地派他四老爺來的，因為自己親兄弟，各式事情靠得住點。」唐二亂子此時正因一注注的銀子化的冤枉，心上肉痛，一聽這話，心想：「這樁事怎麼會被內務府堂官曉得？如果內務府堂官用了我的錢，少不得總有好處到我，倘若沒有用，這個錢果然被姓文的吃起，也總有個水落石出，不如請他進來問問再講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吩咐一聲「請」。

此時六月天氣，正是免褂時候。師四老爺下得車來，身上穿了一件米色的亮紗開氣袍，竹青襯衫，頭上圍帽，腳下千層板的靴子，腰裡羊脂玉螭虎龍的扣帶，四面挂著粘片搭連袋、眼鏡套、扇套、表帕、檳榔荷包，大襟裡拽著小朝煙袋，還有什麼漢玉件頭，叮叮當，前前後後都已挂滿。進門的時候，手裡還搖著團扇，鼻子上架著大圓墨晶眼鏡。走到會客廳坐下。等了一回，主人出來。師四老爺慌忙除掉眼鏡，把團扇遞在管家手中，因係初見，深深一躬。唐二亂子連忙還禮。禮畢歸坐，先敘寒暄。

（堂郎中：內務府總管屬下的官員。）

（免褂：即免穿外褂。按禮節會客時於長袍之外須穿外褂，但在三伏天氣時可以「免褂」。）

師四老爺為人著實圓到，見了唐二亂子說了無數若干的仰慕話，又說：「兄弟常常聽見家兄提起大名，每恨不能一見；今日齊巧有堂派查辦的公事，家兄裡頭事情多，不得閑，所以派了兄弟來的。所查的事情，老哥想已曉得的了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恰恰曉得。多承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費心，兄弟實在感激得很！諸位大人及令兄大人跟前，兄弟還沒有過來請安，甚是抱歉！」師四老爺道：「自家人，說那裡話來！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文某人同四哥是同衙門？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兄弟在銀庫上行走，文某人在外頭當些零碎差使，雖同衙門，卻不同在一處，不過曉得有他這麼一個人罷了。現在是上頭堂官曉得了這樁事情。不瞞老哥說：這些事情原是瞞上不瞞下，常常有的，就是家兄及兄弟也常常替人家經手。堂官曉得了這件事很生氣，說：『被他這一鬧，豈不拿我們內務府的牌子都鬧壞了嗎！』馬上要撤姓文的差使，還要拿他參辦。後來是家兄出了一個主意，說：『文某人這注錢到手不多幾天，大約還可以歸原。現在不如暫且不拿他發作，由我們下頭嚇嚇他，騙騙他；等他原銀繳了出來，就求上頭給他一個恩典。一來保全他的聲名，二來拿銀子還了原主，亦可見得我們內務府的牌子到底不錯。』堂官聽了家兄的話，甚以為然，答應照辦。誰知家兄事情雖則拉在身上，無奈一天到晚公事忙不了，那裡還有工夫管這些閑帳。一擱擱了三天，難為上頭堂官倒惦記著這事，今天又問了下來，所以家兄特地派兄弟過來先問問詳細情形，好斟酌一個辦法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多蒙費心！」說著，便把姓文的事情細述一遍。又道：「兄弟並不是捨不得這一萬銀子，為的是情理上說不過去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是啣，等到回去告訴了家兄，再過來稟復。」

於是二人又談了些別的閑話。唐二亂子著實拿師四老爺恭維；又道：「現在朝廷廣開言路，昨兒新下上諭，內務府人員可以保送御史，將業貴府衙門又多一條出路。」師四老爺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好什麼！外頭面子上好看，裡頭內骨子吃虧。粵海、淮安，江寧織造一齊裁掉，你算算，一年要少進幾個錢？做了都老爺，難道就不喝西風？就是再添一千個都老爺，也抵不上兩個監督、一個織造的好：這叫做『明升暗降』。」

唐二亂子又問他住處。師四老爺道：「家兄及兄弟都是一天到晚不回家的時候多。有什麼事情，兄弟過來，千萬不敢勞駕。」說完，起身告辭。臨時上車，又再三作揖打恭，叫唐二亂子不要回拜。唐二亂子只得答應著。等到師四老爺去後，唐二亂子一人想道：「憑空丟掉一萬銀子，一點聲音也沒有聽見，真正恨人！卻不料這事竟被內務府堂官曉得，看起來這銀子倒還有回來的指望。銀子小事，堵堵查三蛋的嘴也好。」想罷，怡然自得。因為師四老爺再三叮囑不要回拜，只好遵命，意思想過天邀他吃飯，以補此情。

誰知到了次日一大早，師四老爺改穿了便衣過來，說：「昨日兄弟回去之後，就把詳細情形告訴家兄。家兄當時就把姓文的找了來。你曉得這姓文的是誰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不曉得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他就是福中堂的嫡親侄少爺。他叔叔現在闊了，未曾入閣，就奉旨抬進了廂白旗。因為他侄兒沒出息，不幹正經，所以一點不肯照應他，由他一個人去混。他還常常打著他叔叔的旗號，在外頭招搖撞騙，弄人家的錢。被福中堂曉得了，打過好幾頓，鎖在一間空屋裡，此番不曉得幾時放出來的。我們堂官總看他叔叔分上，常派他個小差使，等他混兩個錢使；大一點事情又不敢派他，怕他要鬧亂子。如今好，索性又把堂官的旗號打出來了。家兄一想，這件事倘要認真辦起來，與受同科，不但姓文的擔不起，就是老哥亦落不是的。再說句老實話，福中堂的面上也不好看。平時他老人家雖然恨他侄兒，等到有起事情來，『折了膀子往裡灣』，總是幫自己人的。就是老兄也不犯著因此得罪福中堂。所以家兄一聽是他，越發要替兩面把這事圓全下來。當時找著他之後，衙門裡不便說話，家兄請他上館子，吃到了一半，才把這事先吐一

點風給他。他起初還想賴，後來被家兄點了兩句眼，他無話說了，然後自己招認的，自認是一時糊塗，央告家兄替他想法子。家兄看他軟了下來，索性嚇他一嚇，便同他說道：「你老哥這件事也太荒唐了！原主兒已在都察院拿你告下了，不久就有文書來提你歸案的。堂官今兒早上得了這個信，氣的了不得，已回過你們老中堂。將來都察院文書來的時候，因為要顧本衙門的聲名，不能不拿你公事公辦。」誰知這一嚇，才把個小哥嚇毛了。這小哥兒不管有人沒人，在館子裡朝著家兄就跪下了，求著替他想法子。家兄一見大驚，說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！有話請起來說，被人家瞧著算那一回事呢！」家兄叫他起，他不肯起，後來好容易被家兄拉了起來。家兄就問他：「你這個錢可曾動過沒有？」那姓文的回稱：「剛正騙到之後，一直沒有敢出手。這兩天聽聽外頭風聲定些，到昨日才動了九百幾□銀子。」家兄道：「好好好。現在你把那未動的九千零幾□兩銀子拿了來。堂官跟前，我替你想法子去，保你無事。」姓文的說：「總要能夠按住姓唐的不告才好。」家兄就說：「唐觀察那裡，有我們兄弟倆替你求情，這點面子還有。」

唐二亂子此時聽得一萬銀子尚有九千多好收回，早已心滿意足，便連連的說道：「不要說是還能夠收九千多，就是再少些，只要賢昆仲一句話，兄弟無不遵命。……況且賢昆仲替兄弟出了一把力，難道兄弟就不該應拿出兩吊銀子來道乏嗎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咱們自己人，還說甚麼道乏！你快別說了，叫人不好意思的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四哥雖如此說，兄弟總得盡心的。」

師四老爺道：「兄弟的話還沒有完。家兄見他肯把九千多銀子交出來，便不肯放鬆一步。當時拿話攏住他，等到吃完了飯，同他同車到他家裡，叫他把銀子一五一□統通交代了家兄，點過數目不錯，然後家兄又到衙門裡找到兄弟，叫兄弟先過來送個信。並且叫兄弟代達，說姓文的拿了老哥這邊一萬銀子，已經被敝衙門的兩位堂官統通知道。後來是家兄出主意，叫姓文的吐出來，求上頭保全他的功名。現在上頭已答應。姓文的銀子，家兄亦業已到手。卻不料已經被他用掉了九百多兩，歸不得原，上頭堂官跟前就只好交代。倘若為著這九百多兩銀子弄得姓文的壞官：一來他們令叔面子上不好看；二來家兄騙他這個九千多銀子出來，原答應他保他無事，現在也不可失信於他。但是銀子只有九千零幾□兩，堂官不好拿來交還哥。愚兄弟有錢的時候呢，這幾百銀子就替姓文的墊了出來，等他光光臉；只要預先同老哥說一聲，將來老哥銀子到手之後，把那九百多兩仍舊算還就是了，連利錢都不要的。大家都是為朋友，有什麼說不明白。無奈愚兄弟應酬大，錢來不夠用，都弄得前缺後空。一個堂郎中，一個銀庫，連著九百多銀子都墊不出，說出來人家亦不相信。要不是老哥跟前，彼此知己，兄弟也不好實說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笑話！賢昆仲如此出力，已經當不起，怎麼好再叫賢昆仲帖錢。少掉九百多銀子，兄弟情願自己吃虧，既不要賢昆仲代認，也決計不要文某人吐出來，一則顧全福中堂面子，二則我們那裡不拉個朋友。拜求四哥代為稟復貴衙門的幾位大人，這九百多兩銀子就說我姓唐的情願不要了，務求諸位大人不必追究此事。」

師四老爺連忙分辯道：「你老哥不在乎這九百多銀子，我們有什麼不曉得。不過姓文的總得把一萬銀子歸原，由他完完全全交到堂官手裡，再由堂官完完全全交給老哥，然後大家都有面子，倘若少了一分一厘，姓文的就不能交代上頭，上頭也不能交還老哥。這是老哥不說甚麼，勉強收了，終於於敝衙門聲名有礙。現在用了這九百多銀子，上頭堂官還不曉得是姓文的拉住家兄替他想法子。所以家兄叫小弟過來代達：不看別的，總看他令叔福中堂分上，由老哥這邊借給他九百多銀子，等他把一萬之數湊足，交得上頭。好在此款終究是歸老哥的。將來老哥一同收了回來，彼此不響起。如此辦法，不但成全了姓文的功名，且顧全了他叔叔福中堂的面子，三則敝衙門也保全聲名不少。我們敝衙門人沒有一個不感激老哥。至於老哥說甚麼道乏，我們敝衙門上下已承老哥保全不少，還敢想什麼好處；就是老哥另有賞賜，家兄及小弟亦決計不敢再領的。」唐二亂子聽了他話，心上盤算了一回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面上叫我拿九百銀子去換九千銀子回來，而且連那九百也還我，不過他們借去用一用，此事原無不可。但是我同姓師的才第二回見面，一來人心測摸不定，二來他哥是堂郎中，他自己又管著銀庫，如此發財的官，連九百多銀子都無處拉攏，這個話誰能相信。我已一誤再誤，目下不能不格外小心。我與其脫空九百多銀子，我情願失撇二千銀子；姓文的用掉九百多，總算一千，我不要他還我；九千當中，我情願再送他昆仲一千道乏。況且這種事情何必定要煩動堂官，莫妙於大家私下了結。」主意打定，便委宛曲折告訴了師四老爺。師四老爺也曉得他九百多銀子不肯脫空，然而面子上掉不過來，便道：「這也怪不得老哥。兄弟同老哥新交，姓文的九千銀子沒有拿回來，反叫老哥先拿出九百多兩，無論誰不能相信。」唐二亂子亦忙分辯道：「並不是不相信四哥，為的是大家簡便辦法，省得堂官知道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這事原是堂上派下來的，怎能夠不稟復。這事亦是兄弟荒唐，不該應來同老哥商量，先叫老哥墊銀子。現在不說別的，姓文的用掉的九百多不要他還，兄弟回去同家兄商議，無論如何為難，總替他想個法兒湊齊這一萬整數，等他在堂官面前交代過排場。堂官眼前既然老哥不願出面，兄弟同家兄說，將來仍由兄弟把這一萬銀子的銀票送過來。兄弟也不同老哥客氣，老哥就預備一張一千銀子的銀票還了兄弟就是了。雖老哥沾光幾□銀子，拿回去到堂官跟前替老哥賞賞人也不能少的。至於道乏，萬萬不敢。」

唐二亂子見他說得如此，有何不放心之理，立刻滿口應承。師四老爺又問：「老哥給姓文的一萬銀子是誰家的票子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是恆利家的票子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如此甚好。我們來往的亦是恆利。明天仍到恆利打張一萬銀子的票子來就是了。」說罷自去。唐二亂子果然也到恆利划了一張一千銀子的票子，預備第二天換給師四老爺；另寫了一千，說是人家出了這們一把力，總得道乏的。誰知到了次日，左等不來，右等不來。唐二亂子心上急的發躁，想：「他說得如此老靠，斷無不來之理，莫非出了岔子，又有什麼變卦？」左思右想，反弄得坐立不定。

好容易等到天黑，師四老爺來了。唐二亂子喜得什麼似的，迎了進來，讓茶讓煙。師四老爺說：「本來早好來了，無奈堂官定要見老哥一面，反怪老哥許多不是，都是家兄替你抗下來的。現在也不要你去見了。銀子也拿來，這話也不用提了。為了這件事，兄弟今兒一天沒有吃飯。」唐二亂子忙說：「我們同去吃館子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兄弟還有公事，要緊把東西交代了回去，改日再奉擾罷。」唐二亂子一再挽留，見他不肯，只得罷休。於是師四老爺方在靴頁子裡掏出一大搭的銀票，從幾萬至幾千，一共約有□幾張，翻來復去，才檢出一張一萬銀子的票子。剛要遞到唐二亂子手裡，又說：「昨兒說明白要恆利的票子，這張不是。」於是又收了回去，又在票子當中檢了半天，檢出一張恆利的一萬票子，交代唐二亂子看過無誤。

唐二亂子見他有許多銀票，心想：「到底內務府的官兒有錢。他昨天還推頭沒有錢墊，這話哄誰呢。」師四老爺也覺著，連忙自己遮蓋道：「這都是上頭髮下來給工匠的。兄弟若有這些錢，也早發財了，不在這裡做官了。」說話之間，唐二亂子也把自己寫好的兩張一千頭的銀票拿出來交代師四老爺。師四老爺一看是兩張，忙問：「這一千做什麼用？」唐二亂子道：「令兄大人及四哥公事忙，兄弟連一標酒都沒有奉請，這個折個干罷。」師四老爺把眉頭一皺，道：「說明白不要，你老哥一定要費事，叫兄弟怎麼好意思呢。」唐二亂子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！以後叨教之處多著哩。」師四老爺道：「既然老哥說到這裡，兄弟亦不敢自外，兄弟這裡謝賞了。」說著，一個安請了下去。請安起來，把銀票收在靴頁子裡，說有要緊公事，匆匆告辭出門而去。臨走的時候，唐二亂子又頂住問他的住處，預備過天來拜。師四老爺隨嘴說了一個。

自此唐二亂子得意非凡。過天查三蛋來了，唐二亂子又把這話說給他聽，面孔上很露出一副得意揚揚之色。查三蛋只是冷笑，心上卻也詫異，說道：「像他這樣的昏蛋，居然也會碰著好人，真正奇怪！」誰知過了一天出門拜客，趕到師四老爺所說的地方，問來問去，那裡有姓師的住宅。唐二亂子罵車夫無用。等到回來，又差人到內務府去打聽堂郎中及銀庫上，那裡有什麼姓師的。唐二亂子這才嚇壞了。連忙再取出那張一萬頭票子，差個朋友到恆利家去照票。櫃上人接票在手，仔細端詳了一回，又進去對了一回票根，走出來問：「你這票子是那裡來的？」去人說：「是人家還來。怎樣？」櫃上人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時那裡來的假票子！幸虧彼此是熟人，不然，可就要得罪了。如今相煩回去拜上令東，請查查這張票子是那裡來的，膽敢冒充小號的票子！查明白了，小號是要辦人的！」去人一聽這話，嚇得面孔失色，連忙回來通知了東家。唐二亂子也急得跺腳，大罵姓師的不是東西，立刻叫人去報了坊官，叫坊官替他辦人。自此以後，唐二亂子就躲在家裡生氣，一連□幾天沒有出門。查三蛋也曉得了，不過背後拿他說笑了幾句，卻沒有當面說破。

又過了些時，到了引見日期，唐二亂子隨班引見。本來指省湖北，奉旨照例發往。齊巧碰著這兩日朝廷有事，沒有拿他召見。白白賠了□五萬銀子進貢，不過賞了一個四品銜，餘外一點好處沒有。這也只好怪自己運氣不好，注定破財，須怨不得別人。

閑話少敘。且說唐二亂子領憑到省，在路火車輪船非止一日。路過上海，故地重臨，少不得有許多舊好新歡，又著實搗亂了□幾天，方才搭了長江輪船前往湖北。

單說此時做湖廣總督的乃是一位旗人，名字叫做滿多歡。這人內寵極多，原有□個姨太太，湖北有名的叫做「制台衙門□美圖」。上年有個屬員，因想他一個什麼差使，又特地在上海買了兩個絕色女子送他。滿制台一見大喜，立刻賞收，從此便成了□二位姨太太。湖北人又改稱他為「□二金釵」，不說「□美圖」了。

滿制台未曾添收這兩位姨太太的時候，他□位姨太太當中，只有九姨太最得寵。這九姨太是天津侯家後窰子裡出身，生得瘦刮刮長攏面孔，兩個水汪汪的眼睛，模樣兒倒還長得不錯，只是脾氣太刁鑽了些。天生一張嘴，說出話來甜蜜蜜的，真叫人又喜又愛，聽著真正入耳；若是他與這人不對，罵起人來，卻是再要尖毒也沒有。他巴結只巴結一個老爺，常常在老爺跟著狐狸似的批評這個姨太太不好，那個姨太太不好。起先滿制台總還聽他的話，拿那些姨太太打罵出氣。然而滿制台雖然糊塗，總有一天明白，而且天天聽他絮聒，也覺得討厭。

有天這九姨太又說大姨太怎麼不好，怎麼不好。滿制台聽得不耐煩，冷笑了一笑，隨口說了一句道：「我光聽見你說人家不好，到底你比別人是怎樣個好法？我總不能把別人一齊趕掉，單留你一個。況且這大姨太是從前伺候過老太爺、老太太的。就是去世的太太也很歡喜他。我看死人面上，他就是有不好，也要擔待他三分。你既然多嫌他，你住後進，他住前院，你不去見他就是了。」九姨太因為滿制台一向是同他遷就慣的，忽然今兒幫了別人，這一氣非同小可！不等滿制台說完，早把眉毛一豎，眼睛一瞪，拿出□指尖尖的手朝著自己的粉嫩香腮，畢畢拍拍一連打了□幾下子，一頭打，一頭自己罵自己道：「我知道我這話就說錯了！我是什麼東西，好比得上人家！人家是伺候過老太爺、老太太的！有功之臣，自然老爺要另眼看待！既然要拿他抬上天去，橫豎太太死了，為什麼不拿他就扶了正？我們一齊死了讓他！」

滿制台是吃鴉片的，每位姨太太屋裡都有煙家伙。九姨太順手在煙盤裡撈起一盒子鴉片往嘴裡一送，趁勢把身子一歪，就在地下困倒了；困在地下又趁勢打了幾個滾，兩只手在地下亂抓，兩只腳卻蹬在地板上，繃冬繃冬的響；頭上的頭髮也散了，一頭悲翠簪子也蹬成好幾段了；嘴裡還是哭罵不止。滿制台看了這個樣子，又氣又恨又發急；氣的是九姨太有己無人，恨的是九姨太以死訛詐；急的是九姨太吞了鴉片煙，倘若不救，就要七竅流血死的。事到此間，只得勉強捺定性子，請醫生弄了藥來，拿他灌救。誰知一連弄了多少藥，九姨太只是咬定牙關，不肯往嘴裡送。滿制台急得沒法，於是又自己賠小心，拿話騙他說：「把大姨太立刻送回北京老家裡去，不准他在任上。」以為如此，九姨太總可以不尋死了。豈知仍然還自個不開口。自從頭天晚上鬧起，一直鬧到第二天下午四點鐘，看看一周時不差只有三個時辰，過了這三個時辰，便不能救，只好靜等下棺材了。

滿制台被他鬧的早已精疲力倦。一回想到九姨太脾氣不好，不免恨罵兩聲；一回又想到他倆恩情，不免又私自一人落淚。此時房間裡有許多老媽子、丫頭圍住九姨太等死，他一個人卻躺在對過房間床上傷心。正在前思後想，一籌莫展的時候，忽見九姨太的一個帖身大丫頭進房有事。這丫頭年紀二九，很有幾分姿色，女孩兒家到了這等年紀，自然也有了心事。碰著這位滿制台又是個色中餓鬼，無人的時候，見了這丫頭常常有些手腳不穩。這丫頭曉得老爺愛上了他，也不免動了知己之感，但是懼怕九姨太的利害，不敢如何。口雖不言，偶然眼睛一眇，就傳出無限深情，滿制台是何等樣人，豈有不領略之理。且說此時滿制台見他一人進得房來，頓時把痛恨九姨太的心思全移在他一人身上，便招手將他叫近身邊，借探問九姨太為名，好同他勾搭。當時說過幾句話，滿制台忽然拿嘴朝著對過房間努了兩努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他這個居然也有死的日子！等他一死，我就拿你補他的缺。你願意不願意？」說著，就伸手要拉這丫頭的手。丫頭見是如此，恐防人來看見，連忙拿手一縮，道：「你等著罷！你當他眼前會死？你再等一百年，他亦不會死的！只怕這種煙吃了下去，他的精神格外好些！」滿制台詫異道：「據你說起來，難道他吃的不是鴉片煙？然而明明白白，我見他在煙盤子裡拿的。你不要胡說，不是鴉片是甚麼？」大丫頭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告訴別人。」滿制台一聽這話，一骨碌從床上爬起，也不下床，就跪在床沿上發咒道：「你同我說的話，我若是同別人說了，叫我不得好死！」大丫頭道：「為了這一點點的事，也不犯著發這大的咒。」滿制台也未聽清，但是一味胡纏，拉著袖子催他快說。

大丫頭道：「不是三個月頭裡九姨太鬧著有喜，說肚子大了起來，老爺喜的甚麼似的，弄了多少藥給他吃，還有一罐子的益母膏，叫他天天拿開水沖著吃的？誰知過了兩個月，九姨太肚子也癩了，又說並不是喜，藥也不吃了，就把剩下來的半罐子益母膏丟在抽屜裡，一直也沒有人問信。齊巧前天收拾抽屜，把他拿了出來，不料被九姨太瞧見，奪了過去。昨兒九姨太同大姨太鬥了嘴回來，就把個大姨太恨得什麼似的，口說：『一定要老爺打發了大姨太；倘若老爺不肯，我就同他拚命！』後來又說：『我的命沒這們不值錢！我死了，倒等他享福不成！』一面說，一面就找了個小煙盒子，挑了些益母膏在裡頭，原是預備同老爺拚命的。九姨太挑這些益母膏的時候，只有我在跟前。他還囑咐我不准說。所以你老爺發急只是空發急。老實對你說，九姨太是不會死的。」滿制台聽了，方才恍然大悟，說：「這賤人如此可惡！原來是裝死，訛詐我的！」還要同大丫頭說什麼，大丫頭已經掙脫身子，說聲「有事」，去了。滿制台只得眼巴巴望他出去，又生了一回悶氣。曉得九姨太是裝死，索性不去理他，一個人到外面去了。

這裡九姨太見滿制台不來理他，只道老爺見他不肯吃藥，無法施救，索性死心塌地避了出去。弄得事情不能收篷，自己懊悔不迭，卻不料大丫頭有背後一番言語。想來想去，今日之事總無下場。等了半天，老爺仍無音信。看看一周時已到，到時不死，反被人拿住破綻。於是躊躇了半天，只得自己裝作惡心，乾嘔了半天，哇的一口，吐出些白沫，旁邊看守他的人人都說：「好了！九姨太把煙吐了出來就不妨事了。」當時老爺三五個，一個捶背，一個揉胸，又有一個拿飯湯，又有一個倒開水，鬧得七手八腳，煙霧騰天。又聽得九姨太哇的一聲，把方才吃的飯湯也吐了出來。自己反說道：「我吞了生煙，等我自己死，豈不很好！何必一定要救我回來，做人家的眼中釘，肉中刺！」說著，又嗚嗚咽咽哭起來了。大眾見九姨太回醒轉來，立刻著人報信給老爺。老媽子又拿了一把苕帚把他吐的東西掃了出去。誰知吐的全是水，一些煙氣都沒有。

卻說滿制台到前面簽押房裡坐了一回，不覺神思困倦，歪在床上，朦朧睡去。正在又濃又甜的時候，不提防那個不解事的老婆子，因九姨太回醒過來，前來報信，條起把滿制台驚醒，恨的滿制台把老婆子罵了兩句，又說什麼：「我早曉得他不該死的，要你們大驚小怪！」老婆子討了沒趣，只得趑趄著退到後面。

九姨太便從這日起，借病為名，一連□幾天不出房門。滿制台亦發脾氣，一連□幾天止轅，沒有見客，卻也不到上房。畢竟九姨太自己詐死，賊人心虛，這幾天內反比前頭安穩了許多。不在話下。單說滿制台自從聽了大丫頭的話，從此便不把九姨太放在心上，卻一心想哄騙這大丫頭上手。無奈大丫頭懼怕九姨太，不敢造次。滿制台亦恐怕因此家庭之間越發攪得不安，於是亦只得罷手。但是自從九姨太失寵之後，眼前的幾位姨太太都不在他心上，不免終日無精打彩，悶悶不樂。

合當他色運享通，這幾天止衙門不見客，他為一省之主，一舉一動，做屬員的都刻刻留心，便有一位候補知縣，姓過名翹，打聽得制台所以止轅之故，原來為此。這人本是有家，到省雖不多年，卻是善於鑽營，為此中第一能手。他既得此消息，並不通知別人，亦不合人商量。從漢口到上海只有三天多路，一水可通。他便請了一個月的假，帶了一萬多銀子，面子上說到上海消遣，其實是暗中物色人材。一耍耍了二□來天，並無所遇。看看限期將滿，遂打電報叫湖北公館替他又續了二□天的假。四處托人，才化了八百洋錢從蘇州買到一個女人帶回上海。過老爺意思說：「孝敬上司，至少一對起碼。」然而上海堂子裡來看去都不中意。後首有人荐了一局，跟局的是個大姐，名字叫迷齊眼小腳阿毛，面孔雖然生得肥胖，卻是眉眼傳情，異常流動。過老爺一見大喜，著實在他家報效，同這迷齊眼小腳阿毛訂了相知。有天阿毛到過老爺棧房裡玩耍，看見了蘇州買的女人，阿毛還當是過老爺的家眷。後首說來說去，才說明是替湖北制台討的姨太太。這話傳到阿毛娘的耳朵裡，著實羨慕，說：「別人家勿曉得阿是前世修來路！」過

老爺道：「只要你願意，我就把你們毛官討了去，也送給制台做姨太太，可好？」阿毛的娘還未開口，過老爺已被阿毛一把拉住辮子，狠狠的打了兩下嘴巴，說道：「倪是要搭耐軋餅頭格，倪勿做啥制台格小老媽！」又過了兩天，倒是阿毛的娘做媒，把他外甥女，也是做大姐，名字叫阿土的說給了過老爺。過老爺看過，甚是對眼。阿毛的娘說道：「倪外甥男魚才好格，不過腳大點。」過老爺也打著強蘇白說道：「不要緊格。制台是旗人，大腳是看價格。」就問要多少錢。阿毛的娘說：「俚有男人格，現在搭俚男人了斷，連一應使費才勒海，一共要耐一千二百塊洋錢。」過老爺一口應允。將日人錢兩交。又過了幾天。過老爺見事辦妥，所費不多，甚是歡喜。又化了幾千銀子制辦衣飾，把他二人打扮得煥然一新，又買了些別的禮物。諸事停當，方寫了江裕輪船的官艙，徑回湖北。

恰巧領憑到省的湖北候補道唐二亂子剛在上海玩夠了，也包了這只船的大餐間一同到省。這唐二亂子的管家同過老爺的管家都是山東同鄉，彼此談起各人主人的官階事業。唐二亂子的管家回來告訴了主人，竟說過大老爺替湖北制台接家眷來的。唐二亂子初入仕途，惟恐禮節不周，也不問青紅皂白，立刻叫管家拿了手本，到官艙裡替憲太太請安，又說：「如果憲太太在官艙裡住的不舒服，情願把大餐間奉讓。」過大老爺一看手本，細問自己的管家，才曉得大餐間住的是原來湖北本省的上司，也只得拿了手本過來稟見。彼此會面，唐二亂子估量他一定同制台非親即故，見面之後，異常客氣。又問：「憲太太幾時到的上海？」過老爺正想靠此虛火，便不同唐二亂子說真話，但說得一聲「同來的不是制台太太，乃是兩位姨太太」。唐二亂子道：「大太太、姨太太，都是一樣的，不妨就請過來住。兄弟是吃煙人，到官艙裡倒反便當些。」後來過老爺執定不肯，方始罷休。

唐二亂子因過老爺能夠替制台接家眷，這個分兒一定不小，所以拿他分看重。過老爺也因為他是本省道台，將來總有仰仗之處，所以也竭力的還他下屬禮制。在路非止一日。一日到了漢口，擺過了江，唐二亂子自去尋覓官館不題。

且說過老爺帶了兩個女人先回到自己家中，把他太太住的正屋騰了出來讓兩位候補姨太太居住。制台跟前文巡捕，有個是他拜把子的，靠他做了內線，又重重的送了一份上海禮物，托他趁空把這話回了制台。這兩月湍制台正因身旁沒有一個隨心的人，心上頗不高興；一聽這話，豈有不樂之理，忙說：「多少身價？由我這裡還他。」巡捕回道：「這是過令竭誠報效的，非但身價不敢領，就是衣服首飾，統通過令制辦齊全，送了進來。」湍制台聽了，皺著眉頭道：「他化的錢不少罷？」巡捕道：「兩三萬銀子過令還報效得起。他在大帥手下當差，大帥要栽培他，那裡不栽培他。他就再報效些，算得甚麼。只要大帥肯賞收，他就快活死了！就請大帥吩咐個吉日好接進來。」湍制台道：「看什麼日子！今兒晚上抬進來就是了。」從前湍制台娶第□位姨太太的時候，九姨太太正在紅頭上，尋死覓活，著實鬧了一大陣，有半年多沒有平復。這回的事情原是他自己不好，湍制台因此也就公然無忌，條地一添就添了兩位。九姨太太竟其無可如何，有氣癱在肚裡，只好罵自己用的丫頭、老媽出氣。湍制台亦不理他。

過老爺孝敬的這兩位姨太太：蘇州買的一位，年紀大些，人亦忠厚些，就排行做第□一，阿土排行第□二。阿土年紀小雖小，心眼極多。進得衙門，不得半月，一來是他自己留心，二來也是湍制台枕上的教導，居然一應實差實缺，弄銀子的機關，就明白了一大半。此時他初到，人家還不拿他放在眼裡。除了過老爺之外，他亦並無第二個恩人，因此便一心只想報答這過老爺的好處。此時湍制台感激過老爺送妾之情，已經委他辦理文案，又兼了別處兩個差使，暫時敷衍，隨後出有優差美缺，再行調劑。過老爺倒也安之若素。卻不料這第□二姨太太，每到無事的時候，便在這些姊妹當中套問人家：「我們做姨太太的，一年到頭到底有多少進項？」就有人告訴他，從前只有九姨太太有些，脫天漏網的事做的頂多，銀子少了不要，至少五百起碼，以及幾千幾萬不等。他因此便有心籠絡九姨太太，好學九姨太太的本事。九姨太太此時是失寵之人，見了這兩位新的，自然生氣。等到阿土前來敷衍他，卻又把他的了不得。畢竟性子爽直，一個不留心，又把自己的生平所作所為，統通告訴了阿土。阿土大喜，趁空就在湍制台面前試演起來。頭一個是替過老爺要缺，而且要一個上等好缺。湍制台情面難卻，第二天就把話傳給了藩台，不到三天，牌已挂出去了。

過老爺自從進來當文案，合衙門上下，不到半個月，統通被他溜熟，又結交了制台一個貼身小二爺做內線，常常到□二姨太太跟前通個信。此番得缺，就托小二爺暗地送了□二姨太太五千銀子的妝敬，小二爺經手在外，言明只要有缺，每年加送若干銀子。這便是□二姨太太開門第一樁買賣。□二姨太太見這宗買賣做得得意，等到過老爺上任去後，又把衙門裡的委員以及門政大爺勾通了好幾位，只要圖得湍制台心上歡喜，言聽計從，他們便好從中行事。

此時唐二亂子到省已將一月，照例的文章都已做過。但他是初到省的人員，兩眼墨黑，他不認得上司，上司也不認得他。彼此雖然見過一面，不過旅進旅退，上司亦未必就有他在心上。所以凡是初到省的人，要得到一個差使，若非另有腳路，竟比登天還難！還虧他胸無主宰，最愛結交。自從路上認得了過老爺，到省之後，他倆便時常來往。但吃虧頭一個月過老爺自己的事情還沒有著落，如何能夠替人家說話，好容易熬到□二姨太太把過老爺事情弄好，但又是出赴外任，不能常在省城。等到稟辭的前兩天，唐二亂子在寓處備了酒席替他餞行。話到投機，過老爺就把湍制台貼身小二爺這條門路說給了唐二亂子，自己又替他從中湊合。自此，唐二亂子有些內線，只要不惜銀錢，差使自然唾手可得。況兼這□二姨太太精明強幹，不上兩月，便把全套本領統通學會，無錢不要，無事不為，真要算得一女中豪杰了。要知所為之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